



杨柳寄思

重庆市垫江第九中学校
九年级 14 班 邓闰月
指导教师 汤芸霞

我以杨柳为舟，载满对你的思念。

初秋，桂花缀满枝头，暑热渐渐消散。开学的第二天，初中的新环境让我无所适从。妈妈托我带些东西给初三的一位姐姐。来到你的教室门口，在喧闹的人群中，我一眼认出了靠窗看书的你——正如妈妈描述的那样。窗外杨柳轻拂，零星几点嫩绿，远山如黛，构成一幅静谧的画，而你，是画中最动人的风景。

我请同学唤你出来。你走近时，眼眸如平静的湖水，泛着淡淡的清波。“有事吗？”你轻声问。“这是有人让我带给你的。”我将东西递给你。你道了谢，转身回到座位。

从那以后，我总是不自觉地留意你。或许是你身上那份与众不同的沉静，又或许是命运的安排，我们常校园里偶遇，渐渐熟络起来。

初秋的天气竟如盛夏般多变。晴朗的天空忽而落下大雨。晚自习后，雨势更猛，豆大的雨点砸在地上，溅起无数水花。我站在走廊下犹豫不决，盼着雨能小些，可它却愈下愈急。眼看这雨没有停歇的迹象，我咬咬牙，准备冲进雨幕。“来，我有伞。”

你突然出现，拉住我的手，塞给我一把伞，“早点回家，别淋湿了。”未等我道谢，你已戴上卫衣帽子，转身走向宿舍。漆黑的雨夜里，你的身影仿佛一抹银色的光，雨滴打在你身上，浸湿了衣衫，可你依然耀眼如星辰。

你像一束光，总在我无助时降临，却又转瞬即逝。

那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。后来，我从妈妈那里得知你转学了。我没有你的任何联系方式。唯有那把伞，静静躺在盒子里，证明你曾在我的世界里停留。窗外的柳树终究没熬过寒冬，连最后几点嫩绿也消失了。

寒假过后，春天如期而至。百花争艳，柳枝抽芽，很快便绿意盎然。可我始终没能再见到你。不知你身在何处，过得如何，也不知该如何平息心中的怅惘。枯柳终会逢春，可我的思念却如荆棘深处的繁花，盛放却无人知晓。

我折下一枝杨柳，嫩绿的新芽让我想起与你共度的时光。这小小的柳枝，能否翻越千山万水，将我的思念带到你的身旁？

谷穗有温度，不负你与我

重庆市涪陵第十六中学校
九年级 21 班 李彦希
指导教师 罗珊

春天是希望的开始，暮冬的离别终会迎来新的丰收。有些人能四季常伴，而有些人，却只能在特定的季节里被深深怀念。

清晨的乡村小路上，空气格外清新。阳光温柔地洒向田野，淡金色的光芒映照着收割后的庄稼，黄的耀眼，绿的鲜亮。露珠挂在叶尖，晶莹剔透。远远望去，田边坐着一个人，身形微胖，手上还沾着插秧时的泥水。我小跑过去，在他身旁坐下。爷爷古铜色的脸上嵌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，花白的胡须微微飘动。他个子很高，肩膀宽厚，见到我，眼睛便眯成了一条缝。

“娃娃，起来啦！你看，这一片都是爷爷今年插的秧，怎么样？你们城里娃没见过吧！”我听了，不服气地叉起腰，努着嘴，一把卷起袖子和裤腿。

“谁说的！我也会！”我一边说，一边就要往田里跳。爷爷哈哈大笑，连忙拉住我的手，

轻轻拍了拍我的头：“好！我们娃娃最厉害！”他的声音洪亮，回荡在田间。我紧紧握住爷爷的手，尽管他掌心的老茧磨得我生疼，却不愿松开。

“爷爷，你的手怎么这么凉？别怕，我给你捂热。”

说来也怪，爷爷生病多年，原本一直住在城里的医院，这几年却执意回到老家，还下地干起了农活，说话都比从前精神多了。我打心底里为他高兴，也曾问他为什么非要回来，城里的条件明明更好。他只是笑笑，说：“娃娃，等你在这远离喧嚣的小村庄里，静静地看着十月的风掀起金黄的麦浪，闻着禾谷的清香从田野飘到鼻尖，再沁入心底，你就会懂了。”

说这话时，爷爷骄傲地望着眼前的稻谷，阳光洒在他的脸上，那坚毅的轮廓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。那时的我还不完全明白他的意思，

直到十月真的来临——其实不过三四个月的光景，却仿佛他昨日才对我说过这番话。然而，就在那之后，爷爷一病不起，不久便在冰冷的病床上溘然长逝。奇怪的是，这一次，无论我怎么努力，也捂不热他的手了。留在记忆里的，只有刺骨的寒意和永远的失去。

回老家收拾爷爷的遗物时，我又经过了那片稻田。十月，阳光为稻谷镀上一层金色，沉甸甸的稻穗低垂着头，随风轻轻摇曳。微风拂过，稻浪翻滚，宛如无数精灵在起舞。我坐在从前的位置，放眼望去，满目金黄，可那个收稻谷的人却不在了。泪水模糊了视线，夕阳染红了天空，天地间一片苍凉。

第二天的太阳依旧升起，世界如常运转。有些人安静地来，又安静地去。每当阳光洒在这片金黄的稻田上，我就能感受到它的温度，仿佛爷爷从未离去，依然在我身旁。